

探古新痕



金克木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探古新痕



A1070874

金克木
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探古新痕

金克木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申光制版彩印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9.5 插页 4 字数 254,000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,000

ISBN 7-5325-2481-7
K·275 定价:13.80 元

前 记

“古”、“洋”曾经是批判的题目，因为出不了“封”、“资”的范围，容易贴上标记。我写的有点学术气味的文章正在此列。不料斗转星移，居然受到出版社的光顾，先已结集，后又要大体分类。文已发表，我只好由人摆布了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有的“抛锚”，有的“搁浅”。这一本《探古新痕》取“土”遗“洋”，说不定命运会好些。其中说到外来的《心经》，也早已“国有化”了。

此书并非全是旧文，其中两篇就是新写已刊而未曾入集的长文。起因是有位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的编辑向我索文。我想到对传统文化思想古书的现代化看法，草草成篇，作为思想文献寻根。一半讲“国古”，一半讲“洋古”，也就是印度古籍化为汉文古籍的书。各有六部，合为十二“经”，排列成为两个表。主要想法是打通所谓东、西，古、今，中、外的习惯时空分别，而以“显、隐”重分。这是世界人类古今思想中的两面。思想及其表达，随时代、随地域、随人而有偏重显或隐的不同，其实都具有两面，不能只顾其一

而忽视其二,更不可以偏概全而独霸。我有此想法,便来试作说明。

年老力衰,不能查书,不能多写字,以至不到万言即已终篇。虽非潦草,难免粗疏。于是想到再只说一个点。这便是十二“经”中最短的《心经》。这是既“洋”且“古”又传到现代还在不少人口头上念诵的,正属于传统。不料才说到一点两点又将万言,无力继续,几乎未能完篇。只说文本,浩繁的有关典籍,一本也没能查看。将各种版本《心经》集为一本的《般若心经译注集成》,我见到时文章已经刊印了。好在我讲的只是本文中的一点两点,并非写学位论文或名山著作,不必罗列资料也无法求全,因为涉及的面太广了。

说明这新出的两篇也就是说明了旧有的那些篇。篇篇都是对至今未断的传统的书中的一点两点谈谈看法。所读之书虽出于古而实存于今,就是传统。断而不传的不能算传统。所以这里说的古同时又是今。这种理解和平常所说的传统不大相同,所以需要说明几句。

书名叫做《探古新痕》,也可以叫做“探今旧痕”。所探的不外乎古中之今或说是今中之古,也就是我所了解的传统。所探的只是“痕”而已矣。若改称“轨迹”,那就未免太现代化了。若说是探索从古延续至今的文化思想在书本中留下的轨迹,那太高太大了,岂是我所能扛得动的。

还得说一点。我这些年来常说到符号和信息,并不是引进国际上现成的研究学科,只是说明所应用的观点和方法。这和符号学的文化信息研究接近,和当代语言学及心理学有关联,和别的不少学科也通气,而且是中国古来往应用的。这在国际上还异说纷纭,究竟会发展成为什么样的学科,甚至会不会成为历来习惯的分科之学,我说不上来。平常说的“科学”是十九世纪以来的概念,现在已经跨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了。传统的“古”会变成什么样的“今”呢?

说明这些大概已经够了,我想。

金克木

1996.6.

补记：

此书原来是应编辑王立翔君之约提供资料草目，将旧文依说古类结集以便查考，并为作《前记》。现将出版，又应其请加入新作《〈论语〉中的马》、《〈论语〉“子曰”析》、《试测下世纪文学史研究》三篇，想免全炒冷饭之嫌，但出书时仍恐俱成为旧货。

作 者

1998.5

有悠久的历史，就有绵绵的文化承传。作者以毕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淬炼，出入浩瀚深邃的中国文化之海，归总出一切文化传统均是出于古而传于今、文化有今中之古、古中之今的独特理解，达到了登山览小、涵泳自如的学术境界。

目 录

前记/1

传统思想文献寻根/1

东方美学或比较美学的试想/11

东方美学研究未议/17

文化三型·中国四学/23

无文的文化/31

显文化·隐文化/43

治“序”·“乱”序/55

传统文化·外来文化/67

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/79

试测下世纪文学史研究/87

文体四边形/93

“道、理”·《列子》/101
 虚字·抽象画·六法/108
 信息场/115
 古“读书无用论”/131
 八股文“体”/137
 读书·读人·读物/157
 中国书的三期变化/162
 《论语》“子曰”析/166
 《论语》中的马/175
 谈读书心理学/182
 古诗三解/191
 《心经》现代一解/200
 古书试新读/212
 《春秋》符号/216
 世纪末读《书》/224
 读《大学》/234
 范蠡、商鞅：两套速效经济软件/246
 谈《千字文》/260
 读《声无哀乐论》/263
 《玉台新咏》三问/266
 读《清鉴》/276
 谈清诗/279
 玉梨魂不散·金锁记重来/288

传统思想文献 寻根

传统是什么？我想指的是从古时一代又一代传到现代的文化之统。这个“统”有种种形式改变，但骨子里还是传下来的“统”，而且不是属于一个人一个人的。文化与自然界容易分别，但本身很难界定。我想将范围缩小定为很多人而非个别人的思想。例如甲骨占卜很古老了，早已断了，连卜辞的字都难认了，可是传下来的思想的“统”没有断。抛出一枚硬币，看落下来朝上的面是什么，这不是烧灼龟甲看裂纹走向吗？《周易》的语言现在懂的人不多，但《周易》的占卜思想现在还活在不少人的心里而且见于行为可以察考。又如《尚书·汤誓》很古老了，但字字句句的意思不是还可以在现代重现吗？人可以抛弃火把用电灯，但照明不变。穿长袍马褂的张三改穿西服仍旧是张三。当然变了形象也有了区别，但仍有不变者在。这不能说是“继承”。这是在变化中传下来的，不随任何个人意志决定要继承或抛弃的。至于断了的就很难说。已经断了，早已没有了，还说什么？那也不是由于某个人的意志而断的。要肯定过去而否定现在，

或者要否定过去而肯定现在,都是徒劳无功的,历史已经再三证明了。

传统思想要古今互相印证。今人思想可以凭言语行为推断,古人思想只有凭文献和文物。可以由今溯古,也可以由古见今,将古籍排个图式以见现代思想传统之根。我想来试一试。

想看清自己的可以先对照别人的。有个参照系可以比较明白。那就先从国外当代思潮谈起。

二十世纪,再短些说是从二次大战结束到现在的五十年间,国外的文化思想有一点很值得重视,那便是对语言各方面的再认识。向来大家以为语言只是工具,思维的工具,思想交流或通讯即互通信息的工具,手段,是载体,容器,外壳。现在认识到语言不仅是工具,它本身又是思想,又是行为。语言不止有一种形式。口语、书面语以外不仅有手势语,艺术语言,科学符号语言,还有非语言。语言还原到逻各斯。这个希腊字在《纽约·约翰福音》开头译作汉语的“道”：“太初有道。”恰好,汉语的道字是说话,又是道理,又是道路。道和逻各斯一样,兼有语言、思想、行为三义,是言、思、行,也是闻、思、修。由此,对语言分析出了两个方面:一是语言 and 道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。二是语言思维和非思维,或说潜在的意识。前一条是通过语言学的认识。后一条是通过心理学的认识。这也可以用从逻各斯衍化出来的另一个字来表示:逻辑。那就是逻辑结构的,或说是理性的,以及非逻辑结构的,或说是非理性的。这样较易理解,但不如用逻各斯包孕较全。就我前些年见到不多的外国有关新书原文说,平常所谓人文科学或思想文化或文化思想中争论的问题,核心就在这里。包括文学艺术在内,文化上到处是两套思想和说法好像水火互不相容。我看这可以和我们的传统思想的座标轴通连起来观察。老子说:“道可道,非常道。”两种道:常道,非常道。孔子说“天下有道”,“天下无道”,也是两种道;有道的道和无道时行的另一种道,或说是无道的道。他们说的是不是逻辑的和非逻辑的,理性的和非理性的,结构性的和非结构性的,语言的和非语言的?确切说,彼此大有不同,但概括说,是不是穿长袍马褂和穿

西服的不同？是不是中国话和外国话的不同？我看中国和外国思想的的不同不能笼统说是上述两套道的不同。中外不是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”，而是各自有这两套道。外国的，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前后有不同，或说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不同。后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不同，不论怎么大，仍属于逻各斯一类，不属于非逻各斯。前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却能把勾股定理看成是神秘的原理，逻辑的仿佛成为非逻辑的，数学变成非数学。赫拉克利特论逻各斯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同，而和印度有些佛经中说的惊人相似。基督教神学采纳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，而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好像又回到了苏格拉底以前。我们震惊于外国的科学发达，常忘记或不注意他们的神学也比中国发达。牛顿、达尔文、爱因斯坦都通晓神学。

现在回到中国的座标轴。孔子和老子的道是在一条线上各讲两种道，彼此不是两极端，所以当出现另一条线上的异端的时候就混乱了。那一端不叫道而叫法：佛法，汉代开始在西域流行，汉以后迅速扩展到中原以至全中国。这法和原来的道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是“誓不两立”的。这是不是逻各斯和非逻各斯的对立？有一些，但不全是，因为佛法本身也包含了这两种的对立。佛法内部的争吵和斗争以及对外的努力一致，比中国原来的孔子之道和老子之道的对立更激烈得多。仔细看看，孔、老两家的道，也像佛家的法一样，本来也包含着这种对立。因此异端来后可以由斗争而合并。说中国和外国思想对立不是确切的说法。说有两种思想的对立，在中国和外国的表现不同，主人不同，比较合乎实际。

从以上所说看来，很明显，我是站在逻各斯或道或逻辑或结构一边说话的，因为我要用语言说话。若是要我从另一边说话，那我只好不说话，无法说话，或者只有用另一种语言说话，用非结构性语言说话，或者用形象的或非形象的艺术语言说话，可惜连艺术语言中也避免不了这种对立。

现在我把上面想讲出的意思缩小到文献范围以内，再缩小到中国的汉语文献，包括翻译文献，试试看能不能理出一个系统来。凡是系统都有

漏洞。没有网眼不能成为网。但是有建构就容易看清楚。当然这是“但观大略”，好比格式塔心理学的看法，一眼望去看那张脸，不必仔细分辨眉毛眼睛鼻子嘴的几何图形，就立刻能看出是美人西施还是丑女嫫母，不论她是微笑着还是皱眉毛。这样一眼望去其实并不是模糊笼统，而是积累了无数经验，包含着经过分析综合成立的不自知觉不必想到的“先识”的，否则就下不了格式塔(完形)的判断。婴儿初生，可以认识乳，但要分辨出乳以外的母亲和其他女性还需要积累。他不会说话，用的是非语言思维。我这样用心理学比喻，正像国际上近几十年不少人试从逻各斯去说非逻各斯那样。其实这也是中国从前人用语言说明非语言那样的。以上我所说的太简略，不能再展开，对于已知近几十年中外有关情况的读者来说，不论他们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怎样，都会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。每人心中都有自觉和不自觉的自己的思维线路，网络系统。我所说的可能对别人有参照的价值。

简单说，我想从文献中追中国传统思想之根，追到佛“法”的“六经”和孔、老的“道”的“六经”。先说“法”，后说“道”。文献中只列出“经”，因为这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是思想的根。蔡伯喈的《郭有道碑》文中说：“匪唯摭华，乃寻厥根。”可见现在常用的“寻根”一词在文献中也是有根的。莫看枝叶茂盛四方八面，追到根只是一小撮。人人知道的才是根，但是彼此题目相同，作的文章不一样。

先说外来的佛法的根，只看译出来又流行的经中六部。

一、《妙法莲华经》。这是一部文丛。思想中心是信仰。任何宗教离不开信仰，没有信仰的不是宗教。有信仰，不叫宗教也是宗教。信仰属于非逻各斯或非“道”，不能讲道理。讲道理无论讲多少，出发点和归宿处都是信仰。有理也信，无理也信。信的是什么？不用说也说不清楚。讲道理的方式多是譬喻或圣谕。对一个名字，一句话，一个符号，无限信仰，无限崇拜，这就是力量的源泉。这部经从种种方面讲说种种对佛法的信仰，不是讲佛法本身。信仰是不能分析的。信仰就是好。“就是好来就是

好。”这就是非结构性语言。妙法或正法如莲华，也就是莲花。经中有大量譬喻。通行鸠摩罗什译本。读任何一品都可见其妙。有原本本，但不一定是鸠摩罗什依据的本子。这类文献在古时都是口传和抄写流通的。

二、《华严经》。这是更大规模的文丛。思想中心是修行。仅有信仰还不成为宗教，必须有修行。修行法门多种多样。修行有步骤。经中说明“十地”、“十迴”、“十行”、“十无尽藏”、“十定”、“十通”、“十忍”、“十身”以及“五十三参”、“入法界”等等境界、层次、程序。不管怎么说，切实修行才知道。空口说信仰不能算数，要见于行动。没有行为，一切都是白说。修行境界如何美妙，那就请看“华严世界”。“华严”就是用华(花)庄严(装饰)。汉译有八十卷本流行。还有六十卷本、四十卷本。部分有原本本。

三、《楞伽经》。这也是文丛。和前两部经的兼有对外宣传作用不同，这部经好像是内部高级读物，还没有整理出定本。思想中心是教理，要求信解，本身也是解析一切，所谓“五法、三自性、八识、二无我”。宗教也要讲道理，佛教徒尤其喜欢讲道理，甚至分析再分析，但不离信仰和修行。这是逻辑学，又是非逻辑学，是神学中的哲学，所以难懂。不是入门书，不是宣传品，仅供内部参考。讲信仰的，讲修行的，道理比较好懂，然而“佛法无边”，所以讲宗教道理深入又扩大到非宗教，其中包孕了种种逻辑学和非逻辑学道理，可以用现代语言解说，也就是说很有当代新义，几乎是超前的预测。对比另一部同样专讲道理的《解深密经》，就可以看出，那经后半排列三大菩萨说教，是整理过的著作。《楞伽经》的涵量广大，辨别佛法与外道的理论同异，更可显示佛法要讲的道理的特殊性。经中少“中观”的破而多唯识的立，又有脱离语言的“不可说”，在中国曾有很大影响，出现过“楞伽师”。译文有四卷本、七卷本、十卷本。有原本本，不是译文所依据的本子。各传本互有歧异，详略不同，可见原始面貌尚未确定。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都没有译，若为更多读者需要，应有一个现代依据原文整理并加解说的本子。

四、《金刚经》(《能断金刚》)。这像是一篇文章，是对话记录体。思

想中心是“智慧”，要求悟。这种智慧是佛法特有的，或说是其他宗教含有而未发挥的。讲的是逻各斯和非逻各斯的同一性，用现代话说，仿佛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。这与《楞伽经》的分别层次不同。经中一半讲深奥的道理，一半宣传信仰本经。所说的道理不是一项而统一于所谓智慧即般若。本经编在更大的结集《大般若经》中，有玄奘译本。另有几种译本。通行鸠摩罗什译本。有原本本，不一定是翻译依据本，但歧异不大。《楞伽》、《金刚》都说要脱离语言文字，而语言越说越繁，术语越多。

五、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，简称《心经》，或《般若神咒》。这是一篇短短的咒语体的文章。思想中心是“秘密”，或用现代话说是神秘主义。经中网罗了佛法从简单到复杂的基本思想术语而归结于神咒，或般若，即“智慧”。这本来是六波罗蜜多即到彼岸法门之一，现已成为独立大国包罗一切。这可以说是佛法道理的总结本而出以咒语形式。不仅末尾几句不可译，全文都是咒语。咒语就是口中念念有词，把几句神谕不断重复以产生无边法力。我们对此并不生疏。不过真正咒语读法是要有传授的。“心”是核心，不是“唯心”的心。有多种译本，包括音译本。通行玄奘译本。有原本本。音译本也就是用汉字写的原本本，或说咒语本。

六、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这是一部完整的书，可以说是教理哲理文学作品。《心经》是密，对内；这经是显，对外。看来这是供非出家人读的。思想中心是融通。中心人物是一位居士维摩诘。他为种种人以种种方式说法。说法的还有散花的天女。经中故事和道理都可以为普通人所了解接受。若说前而五经都是内部读物，《法华》、《金刚》不过是包括了对外宣传，这经就是对外意义大于对内。有三种译本，通行鸠摩罗什本，文体特似中国六朝文。玄奘译本未流行。未见原本本，有藏译本。我不知道近年有无原文发现。

以上佛法六经，分别着重信、修、解、悟、密、显，又可互相连系结合成一系统。这里不是介绍佛典，只是查考深入并散播于本土传统思想

之根中的外来成分。伏于思想根中，现于言语行动，不必多说，读者自知。

现在再说中国本土自己思想在文献中的根，也是六部经。因为是我们自己的，所以只需要约略提一提。书本情况和佛典的原来情况类似。传授非一，解说多端，影响极大，寻根实难。

一、《周易》。这是核心，是思想之体，不必远溯殷商，从东周起一直传到如今。这是一部非常复杂而又有相当严密的程序或体系的书。有累积的层次，又可说是一个统一体。累积上去的有同一性。思想中心能不能说是乾坤即天地的对立统一？统一于什么？统一于人。人也就是自然。统一中的基本思想是一切有序又有变。“用九，见群龙无首，吉”。真妙！这一思想成立之后就绵绵不绝持续下来，或隐，或显。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？”（《系辞》）这话好极了，千言万语说不尽。

二、《老子》。《易》是体，《老》是用。这在两汉是不成问题的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得很明白。汉文帝好“黄、老”之术。所谓汉武帝崇儒术不过是太学中博士的专业设置，是士人的做官途径，与帝王官吏无大关系。皇帝喜欢的照旧是神仙。《易》、《老》都是符号的书。《易》密，《老》显，所用的代码系统不同。两者都是一条一条的竹简书，不过《易》可以有序排列，而《老》似乎无序。两书相辅相成，是中国传统思想核心的两面，都是上供帝王下供世人用的。如果古人不通密码，也像现在的人一样连文字都看得那么难懂，怎么能传下来？早就亡了。古人当然也是各懂其所懂，不懂就尊为神圣。由《易》、《老》发展出两翼：记言，记事。

三、《尚书》。西汉初的伏胜是秦朝的博士官。主要由他口传的《尚书》二十八篇是政府原有的和增加的和构拟的档案，自然有缺失。这是甲骨钟鼎刻石以外的官府文告集，也就是统治思想大全，是《易》、《老》的具体发展验证。这是记言的书，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法律、军事，还有和《易》

的序列思维同类的《禹贡》九州，《洪范》九畴、五行等等。

四、《春秋》。公羊传本，参照穀梁传本。《左传》本另案办理。这本来是鲁国记政事的竹简书，一条一条的，依年排列，是有序的档案，是记事的书。由《公羊传》发挥的《春秋》的事加上《尚书》的言，是秦汉思想发展《易》、《老》的两方面。《公羊》尊王、一统、“拨乱世，反诸正”等等思想贯串于全部中国历史。

五、《毛诗》。西汉毛亨所传本。本来不是官书，从东汉起，官定的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不传，独传下《毛诗》，成为《诗经》。这是官民合一的又一传统思想表现。《书》记言，《春秋》记事，《诗》记情。《风》是中原各国民谣和个人创作由官府选集配乐舞的歌词。《雅》、《颂》是帝王的雅乐，专业歌手及官吏的作品。后来天子失势，大约从东周起，中央政府便没有这种文化职能了。所以《孟子》说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而后《春秋》作。”这是说，中央政府名存实亡，统一的天子的“采风”（汉代又建乐府）没有了。各国不编集诗而记自己的政事了。孟子说的决不会是没人作诗了，没有民谣了，说的是政府。《毛诗》的思想中心是官民一致歌颂帝王统一天下。《毛诗》的《序》就是说明诗的政治用意。《大序》还说：“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（讽）。”这也许就是四家《诗》中《毛诗》独存之故吧？这传统一直未断。不到四十年前，我们不是全国上下都是诗人，民谣铺天盖地吗？

六、《论语》。这不是官书，是孔子办私学传授礼，传授《诗》，传授《春秋》以后，各派弟子一传再传下来的言行杂记。在汉代不显。好像与《易》、《老》不合，其实孔、老思想之间有渊源脉络可寻。唐以后成为首要典籍。东汉郑玄合编三种传本为一部以后有种种解说。元、明、清三朝由帝王钦定朱熹一家《集注》独尊。为什么在佛教思想进来以前和以后《论语》地位大变？此问难答。除思想有特色外，还有一点很明显，那就是文体。书中有很多对话，不属官方，而属民间，还限于师徒。有一些个人思想感情活动的简要生动记录。人物性格相当鲜明，不是道具。书中包